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李敖快意恩仇录/李敖著.-北京: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
2004.7

ISBN 7-5057-2020-1

I.李... II.李... III.李敖-回忆录

IV.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4) 第048269号

责任编辑:黄志平

书名 李敖快意恩仇录

作者 台湾 李敖

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经销 新华书店

印刷 北京人民文学印刷厂

规格 880×1230毫米 32开本

14印张 321000字

插页: 4

版次 2004年8月第1版

印次 2004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-8000册

书号 ISBN 7-5057-2020-1/C·306

定价 28.00元

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

邮编 100028 电话 (010) 64668676

合同登记号: 图字01-98-2710



目 录

瞻之在前 ,忽焉在后 /001

自序 /005

1 陆根纪 /001

——漂洋过海 ,乃怀陆根 ,
我虽不往 ,一往情深。

2 小寒纪 /046

——十五二十 ,时我少年 ,
陷身孤岛 ,一片小寒。

3 大寒纪 /060

——一身惨绿 ,四境深蓝 ,
我行方踣 ,一片大寒。

4 投笔纪 /085

——虽去从戎 ,却未投笔 ,
军中黑暗 ,我来掀底。

5 委蜕纪 /106

——委蜕大难 ,最近高楼 ,
虽被三振 ,不肯暴投。

6 星火纪 /129

——星星之火 ,可以燎原 ,
我是火首 ,谁敢当前。

7 白露纪 /155

——蒹葭苍苍 ,白露为霜 ,
 所谓伊人 ,在水一方。

8 根株纪 /186

——种桑江边 ,根株沧海 ,
 求仁得仁 ,大扁不甩。

9 殷鉴纪 /206

——殷鉴不远 ,就在夏后 ,
 把神拆穿 ,把人看透。

10 东郭纪 /235

——狼是东郭 ,东郭是狼 ,
 如此丑陋 ,谁敢帮忙。

11 彭尸纪 /251

——道亦有道 ,彭尸第三 ,
 见色忘友 ,见洞就钻。

12 寒武纪 /277

——刀光剑影 ,寒武袭人 ,
 软禁硬汉 ,恶客盈门。

13 三叠纪 /301

——牢门一入 ,只见三叠 ,
 情人再见 ,生死永诀。

14 梦遗纪 /329

——梦遗处处 后遗无穷，
云雨方罢 烟雨濛濛。

15 猪猡纪 /354

——即见侏罗 又见猪猡，
屠刀不放 照样成佛。

16 闹衙纪 /370

——一代大侠 放刁闹衙，
民国不见 只见中华。

17 宣淫纪 /388

——男女不防 颠倒阴阳，
宣淫有理 我为卿狂。

18 志留纪 /409

——胸怀大陆 志留台湾，
露骨卡好 何必盖棺。

以上破题，用了四个“地质年表”(geological time scale)中“纪”(period)的名称，即“寒武纪”、“三叠纪”、“侏罗纪”(改为同音的“猪猡纪”)、“志留纪”；用了三个“二十四节气”的名称，即“小寒纪”、“大寒纪”、“白露纪”；用了一个老字号的营造厂的名称——“陆根‘记’”；用了一个明杂剧的剧目名称——“投笔‘记’”。

自序

你会说：“我已经看了《李敖回忆录》，怎么又冒出了《李敖快意恩仇录》？我看一本够了哇，不要再看第二本啦！”——当然，你可以不看，随便你，只是告诉你：这一本跟那一本全不重复，这并不因为有两个李敖，而是李敖有两个“老婆”，你看到的正集，只算看到了他的“大老婆”，但看这本，才能看到他的“小老婆”。没有人只正视一个人的“大老婆”而不偷窥他的“小老婆”。所以，你不必犹豫、也别打算省钱，还是快买这本吧。西方谚语说：“好奇之心，使猫送命。”(Curiosity killed the cat.)上帝保佑，你幸亏是人，不是猫。你可以又长寿又好奇，只是再多花三百多块钱而已。

一般拍电影、写小说，凡是又来一集者，大都后不如前，原因在又来一集者，都想在热档头趁机多捞一票，以致弄得画蛇添足。但《李敖快意恩仇录》之作，却不如此，因为根本上不是画蛇问题而是画龙问题。原来前面那本《李敖回忆录》，非画蛇也，乃画龙也。画龙而未点睛何也？俟此书耳！《李敖回忆录》三十万字，实不足以尽多彩多姿，三十万字中，或欲说还休、或语焉未详、或按下不表、或舍之则藏，未尽之处，势须点睛，要想点睛，则《李敖快意恩仇录》势在必出。商之商周出版公司何飞鹏先生，飞鹏正庆幸出版《李敖回忆录》死里逃生，闻此噩耗，自知无所逃于出版或不出版之

间,“伸头挨一刀,不伸头也挨一刀”,乃窃商于趋势大家詹宏志先生。宏志好读书而求甚解,知李敖最深,猜他认为大不了把《李敖回忆录》已捞钞票再赔回去,但李敖不可开罪,于是点睛之议遂决,李敖的“小老婆”遂脱颖而出。颖者,毛也,欲见毛必先有脱裤手续,此书脱裤以显、脱毛而出,可想而知矣!

一九九八年六十年将弃我而去之日,

李敖写于中国台湾



瞻之在前 忽焉在后

何飞鹏

一九九七年五月《李敖回忆录》出版,立刻跻身畅销书排行榜,并盘踞排行榜半年之久;该书被列为一九九七年度十大最具影响力的书,李敖先生也成为当年出版界的风云人物。其实,看完三十万字的《李敖回忆录》,你还不认识真正的李敖!

在某一欢宴场合,朋友们谈到李敖,钦敬者有之,好奇者有之,因我曾出版李敖大师之书,每个人皆希望我谈谈李敖。一时之间,我不知如何以对,对李敖先生,我所知仅千万分之一耳,何能妄言!

回家途中,一再思考此一问题,李敖究竟何许人也?从此这个问题一直困扰我。

作为一个出版人,出版李先生的书,已有数本之多,其中且包括自传体的《李敖回忆录》,我能说不了解李敖吗?

但事实就是如此,每次接触李敖先生,都有不同的新发现,最后我终于找到结论:“瞻之在前,忽焉在后”就是我的感觉,这一辈子,对李敖先生,这恐怕是永远的感觉!

以前只知道李敖批判蒋家父子，但后来发觉，李先生眼中的恶人得多，举凡政客，无人落榜，而在批判的过程中，李敖无不举证历历，让所有仇家噤若寒蝉。

以前只知道李敖十七岁就与大师胡适往来，后来才知道，几乎我所听过的知识分子，李敖先生都有接触，有的被他批判得体无完肤，在他的笔下，我才知道在世俗的面具之下，这些我过去所尊敬的学者，原来如此不堪！当然也有的受到他的肯定，但数量实在太少，或许我们这一代孤岛寡民，诚如李敖所言：“与汝偕小”下，真正值得认同的人也不多！

以前只知道李敖曾娶名女人胡茵梦为妻，但事后才知道，李敖在上二代的演艺名人中，他也不寂寞，他接触了比我们想象中更多的名伶女优！

台湾的企业界，或许是李敖较少接触的，但是事后也才知道，原来蔡万霖、辜振甫等台湾财阀大亨，也都与李敖有过一生难忘的经验。

以上这些“事后才知道”，指的是这本《李敖快意恩仇录》。在出版了《李敖回忆录》一纸风行之后，后来又陆续知道了李敖先生的许多“丰功伟绩”、精彩故事，总觉得一忆不足，而有再忆之必要，这也就是商业周刊出版此书的原因。

如果从写作体例而言，第一本《李敖回忆录》比较像编年体，按照时间序列的先后写作，由家世、童年，而求学、而当兵、而工作、而入狱、而复出，并且预告了前程，算是完整地做了一次告白。

这本《李敖快意恩仇录》则比较像纪事体，李敖先生别出心裁地用了各种纪，有地质年表、有公司名、有节气，充分发挥了创意与想象，极具写

实的巧思,大师功力,毕竟不凡。

对我个人而言,快意恩仇一向是梦中的想象,现实中则既不能“快意”、也无力恩仇(对有恩者未必能充分回报,对仇家或无力为之),但是读完此书,快意恩仇,跃然纸上,痛快淋漓之至。

记得台湾TVBS周刊创刊时,曾以“活在台湾,做你自己”为宣传口号,但事实上,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,人在江湖,身不由己犹恐不及,谁能真正做到自己?读完《李敖快意恩仇录》,我不能不说,真正能做自己的,惟李先生一人耳。

在前后为李敖先生出版这两本回忆录期间,正值公司所归属的城邦集团合并之中,来自四面八方的出版前辈们,一起归属到城邦集团的旗下,公司内不但成员在互相认识了解,而各出版社的组织文化也尚在融合互动,其实对李先生的回忆录并未能充分照顾,但李先生对商周出版,以迄城邦出版的运作状况,垂询殷殷,关切之情,溢于言表,所幸上一本《李敖回忆录》颇受欢迎,忐忑之心,稍能释怀。

李先生的关怀,也算是我“事后才知道”的一部分,其实李敖在媒体中、在笔下,对政客、对伪君子、对帮闲文人,大加挞伐,不假辞色,其实都是在罪证确凿之下所为。而个人在接触李先生的过程中,望之俨然,即之也温,那种近乎羞涩的客气,那种对晚辈的谅解,有时实在不能体会这是同一个人。

现在再一次写这篇文章,实不敢以序自称,仅能以一个出版者的心情,说说我对李先生的感觉。平心而论,李敖先生的一生,早已不需我为文

奉承,李先生一生治史,史家是相信历史的公论的,但前提是要留下足够的证据,现在这本《李敖快意恩仇录》,无疑将留下足够的凭据,李先生或不见容于当世当道,但是未来名山千古,将有定论。



1 陆根纪

漂洋过海,乃怀陆根,
我虽不往,一往情深。

“光宗耀祖”是中国人向往的主题思想,它有点封建,但在追远寻根的意义,却又不无可取,至少有这种思想的人,它不忘本,也很念旧,自己发达了,不忘记使祖宗也跟着发达一下。糟糕的是,很多人在使祖宗发达时却为了体面,硬替自己换了祖宗,例如窃国大盗蒋介石,高攀自己是周公之后,但其手下何应钦却技高一筹,高攀自己是周武王之后,而周武王是周公哥哥,是老大,是嫡系,光耀起来,显然我比你大。其实周武王、周公绝不会跟国民党这两个瘪三沾亲带故,只是他们死后倒霉,被瘪三抓住不放而已。

至于我李敖,对祖宗问题却正常得多,不但正常,并且涉嫌低攀,且有扶弱抑强的味道,因为我把祖宗锁定在少数民族及被压迫民族身上。我首先根据我家藏的《李氏宗谱》,声言我是苗族之后;接着根据学理,又声言我跟高山族同源。关于我是苗族之后,已获大陆学术界的认同,从苗学研究的书刊上,已经一再把作为样板。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伍新福、龙伯亚著的《苗族史·苗族远祖蚩尤》等书已开苗族与蚩尤历史的先河;而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龙伯亚写序、田玉隆编注的《蚩尤研究资料选》,更是光扬此道不绝。一九九七年三月二十九日,在贵州大学执教的田玉隆(苗族)

还托台湾的黄筱芎、杨尔琳教授间接转苗蚩之书来，认同之情，不可掩也。事缘我在大陆出版的《李敖文集》扉页上，早题反诗如下：

落落何人报大仇？明珠岂肯做暗投？
信手翻尽千古案，我以我血荐蚩尤。

大陆本来是一片鲁迅“我以我血荐轩辕”天下的，忽然台湾传来荐轩辕死对头的妙诗，自然足为少数民族及被压迫民族张目。而在海峡这边，我也没闲着，我排斥了高山族绝对南来的说法，而采取了高山族是苗族论的新说。在台湾大学教过我考古人类学导论的凌纯声教授，曾综合日本学者金关丈夫、国分直一、鹿野忠雄等教授的见解，益以己说，发表《古代闽越人与台湾土著族》论文。他的结论是：高山族“在古代与原来广义的苗族为同一民族，居于中国大陆长江以南……远在纪元以前……移居台湾，海上早有往来，自秦皇汉武三次迁沿海越民于内地，彻底实行海禁以后，台湾孤悬海外，乃与大陆隔绝”。凌纯声此说，是本诸日本学者鸟居龙藏教授的发现。鸟居龙藏在一九〇三年到中国西南各省调查苗族，发现高山族中的曹族与布农族，与苗族酷似，所以提出此说。凌纯声研究苗族多年，到台湾后，“入山工作，所至之处，见土著之民情风俗，与大陆上西南民族相若，大有旧地重游之感”。这一印证，最引起我的注意。根据《李氏宗谱》，我的远籍是云南乌撒。五百年来，我的祖先由苗族一变而为山东人，再变为东北人，变得与我们苗族老乡高山族愈分愈远，相逢如不相识。如今我东渡台湾，重来认同，大家自属真台湾人无疑。那些假台湾人想搞小圈子吗？那我就告诉你，台湾是属于苗族的，而不属于汉族的，你们这些来自闽粤的假货，

不管来了几代或十几代,不管是小番薯或大芋头,都他妈的差得远哪!

我这苗蚩之后,远祖由云南迁山东、祖父由山东迁东北、爸爸由东北迁北京,最后迁到台湾,我们这一支,除了大姊、二姊外,最后全都落籍台湾了。


我在十三岁(一九四八年)离开北京,南下天津和上海,那时大姊、二姊留在北京。大姊大我六岁,正念大一;二姊大我五岁,正念高三。这一分别,一别就是四十四年!一九九二年我请她们来台湾,那时我已五十六岁,大姊、二姊已经六十一、六十岁了。三年后(一九九五年),二姊再来台湾,我请她书面回忆吾家旧事,不期她心灵手敏,凭她的好记忆,一写就是六万字。杜甫诗说“世乱遭飘荡,生还偶然遂”,我在台湾因“世乱”迄今未能“生还”大陆,但二姊却能生临台湾,为我写下这六万字,正可补充我回忆的不足,部分段落虽不全然写的是我,但那一时代背景、家庭背景,却正是我族类,正可衬出我在其中。二姊的六万字最惊人的,是她那细腻的记忆。这种细腻,纵使跟你的记忆不合,你也难以驳倒她。首先,她在我生日上翻了案。我的生日旧说法是乙亥年三月二十三日辰时,就是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五日上午七至九点,但二姊却独持异议。二姊回忆:

从头谈起,我首先就怀疑教弟的生日究竟是哪一天。妈妈健在,当然轮不到我说大话,是非招骂不可的。可我又拗不过自己想将话说出来,因为从小我就有一个疑团,以为我们姊妹的生日都是阴历二十几,惟有教弟和小八弟是初几,因而他们两个才是男孩。我一直记得教弟的生日是三月初三,在这个问题上,我哪里敢跟妈妈争?但又无法解释自己的概念是哪里来的。可惜算命瞎子都只会胡诌,但凡有个真能掐

会算的证明一下：一九三五年阴历三月初三或三月二十三辰时生的男丁，到底哪一个命中注定有两次牢狱之灾，不就真相大白了吗？

照二姊回忆，我的生日是一九三五年四月五日，两种说法相差二十天，但都在四月。如二姊记忆属实，则市井报刊描写李敖的“金牛座”性格，就全部崩盘，我反而是“白羊座”的。我是不信什么星座的，但我的例子可以拆穿星座谬说，亦一快事。

我虽生在哈尔滨，但籍贯上却是吉林省扶余县。扶余老宅我没去过，但二姊去过：



在我四岁前后，妈妈曾带着大姊和我回过一次吉林老宅，一大堆人坐在门槛上拍照，包括两位姑姑和大伯父家的子女，大概因为我们住在哈尔滨，相比之下，我们的穿着打扮没有其他人那么土气。至少证明我们那时家境还不错。据说大伯母也生过很多孩子，有一段时间她和奶奶婆媳二人争着生，只是大伯母生孩子存活率不太高，多数死于四六疯，最后很理想地剩下一儿一女。

那个时代医药不发达，几乎每家都有生儿夭折比例，而妈妈一人生八个，至今人人健在，确属少见；而六个女儿中，至今人人控制老公，使老公一生不得情变婚变，御夫有术如此，亦属罕见也。李家姑奶奶们的道行，此为一段。

从哈尔滨迁到北京后，二姊的回忆更完整了：

从住内务部街甲四十四号开始,年龄允许我有了完整的记忆。我们住在靠近东口。出东口的横马路是南小街。东口拐角是个酱油店,兼卖菜和日常调味品。外祖母常差我去买葱姜、打酱油之类。酱油店对面有个南货店。我从小爱吃零食,南货店将铁蚕豆、杏板儿、花生仁、瓜子、苹果干等等,用普通白纸包成立体三角形,真不知赚去我多少零用钱和压岁钱!当然我的压岁钱还是有一部分输给外祖母。外祖母对打麻将十分着迷……她平时有牌友轮不到我们上场。打麻将绝大多数是她赢。逢到过年她的牌友忙于其他应酬,碰上她手痒而我们的压岁钱又在口袋里丁当响的时候,也就凑合着让我们给她解闷儿了。……偶然在三缺一的时候,李敖也凑数,最恨坐在李敖下家,他只会对对和,不停地碰。

二姊对外祖母的描述,尤其在老太太的偏心上,落墨尤多:

我们每天晚上吃的水果都是由外祖母分给,给多少是多少。但外祖母很偏心,大姊和三妹回家(指外祖母的房间)后,还会分到额外的。敖弟占了是男孩的便宜,有时外祖母会暗暗塞水果到他的被窝里。

老太太们的偏心性格是很普遍的。我看到外祖母一边做活儿(用针线“纳”鞋底做布鞋)一边听收音机,收音机中说相声的挖苦老太太,说:“老太太动胸腔手术,可是开刀后找不到心,找了半天,原来心在胳肢窝(腋下)里!”其心之偏也可想。外祖母一边听收音机一边笑,但是笑归笑,偏习难改也。

二姊又回忆到我的一件做偷窃共犯的故事：

外祖母在世的时候，始终是我们李家的当家人。外祖母不识字，但聪明过人，当年住在哈尔滨就发生过这样一个故事：曾有一次组织哈尔滨的中学校长到日本参观，爸爸是其中之一。但临走前爸爸的旅费突然在家里失踪。家里的人怪来怪去未免心境不佳。外祖母找个算命先生问卜，算命先生说：“是一男一女所为，钱藏在家里某处缝里还没转走。”外祖母最怀疑是个女用人干的，但同伙男的是谁弄不清楚。于是外祖母安排大家晚上去看戏，同时让六中一位校工监视家中动静。散戏回家后校工报告说，通过一面镜子看见女用人在厕所里鬼鬼祟祟干点什么。外祖母胸有成竹宣布要搜查每一个人，装模作样最后搜到那个女用人，她做贼心虚慌里慌张，又迟迟不肯脱掉袜子，最后妈妈一把将她的袜子揪下来露出赃款。因为钱曾贴住她的脚底，妈妈抛掉外面一张扔给她，并赶她卷铺盖走路。外祖母成功地定计侦破疑案，事后分析案情还是都认为算命先生算得准。因为女用人作案过程中，始终抱着完全不懂事的敖弟做掩护。只是算命先生好糊涂！只算准作案人的性别，可男性“嫌疑犯”的年龄误差未免太大点儿了。

在二姊的回忆里，包含了许多养生送死故事，最可看出我们那一世代的旧时信仰与风光。不论是烧纸还是拜祖宗牌位等，都属于养生以外的送死范围，中国的送死是大学问，二姊在这方面的描写真是精彩绝伦。我们对祖父祖母叫爷爷奶奶，奶奶一个人生了十二个小孩，六男六女，成双成对。其中四叔、大姑、二姑、三姑、五姑虽都“寿禄不永”，但是还剩下十二分之七，剩下五男二女。十二个小孩中，爸爸在男孩中排行老二。爷爷奶奶老

了后，一直跟老二和二媳妇一起住，但奶奶却说老二以外的儿子和媳妇最好。奶奶会对整年养她的老二和二媳妇有微词，却对平时聊拔几毛、只在年节生日送点小礼的其他儿子媳妇大加称赞，这种是非不明，是旧时代老太太的一个特色。爸爸妈妈身受委屈多年，想不到妈妈老了以后，也有这种倾向，也变得抱怨“养生派”而偏心“送礼派”，谁说历史不重演！按中国旧式家庭有三大战：婆媳之战、姑嫂之战、妯娌之战。这三大战，都跟媳妇有关。妈妈是我们李家媳妇，当然无役不与。李家正赶上中国大家庭的解体时代，所以大战的程度极轻，只限于背后的一些女人是非而已。作为一个媳妇，妈妈对奶奶不错，奶奶临死前，缠绵病榻，每天给她擦身体的，就是这位二媳妇。奶奶去世前后，二姊有回忆如下：

奶奶婚后几十年一直在怀孕生孩子。最年长的大爷和最年幼的老姑相差三十二岁。差了整整一代人。奶奶生了六儿六女之后还是没空手，带着个子宫癌去世。患病期间奶奶虽能忍痛沉默不语，但显而易见是在活受罪。不但卧床不起骨瘦如柴，而且生褥疮，自己也没有能力排便。老姑每天戴上口罩为奶奶解决便秘的痛苦，人人都说奶奶的老姑娘很孝顺。难熬的日子拖了很长时间。爷爷也常拄着拐棍儿走到奶奶房间门口问一句：“你中不中？”终于有一天奶奶不再能说话，左边面颊不断地抽动，后来嘴也歪了，半边脸愈肿愈大，眼睛痛苦地直视着直到咽气。从奶奶病情恶化开始，我差不多一直陪在她身边。一方面我很喜欢和善的奶奶，另一方面也想陪陪老姑。老姑对我说：“不用害怕，只要是亲人，无论生病或去世看了都不会怕。”本来除去奶奶最后面部抽搐留给我的印象很揪心之外，对于奶奶死去我并不害怕，问题是丧事的